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五

奏議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朞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立對子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

愚欲乞盡賜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餽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爲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爲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塡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有萬般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運斛𣂏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爲額而發運司獨不以到京及府界實數爲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殿罰則發運使自

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畧有五一曰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裝不公二曰諸倉專副作弊出入斗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剋雇夫錢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剩取非理騷擾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欺綱梢於百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遠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

選差或令發運使舉辟京朝官兩員爲句當綱運自眞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船爲廨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决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人員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釐爲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存政舉必大有益伏望朝廷留念饋運事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勑旨

貼黄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敕錢糧綱不得點檢指揮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東南物貨盡入綱船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然自祖宗以來編敕皆不許點檢當時不聞商稅有虧只因導洛司旣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又自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立隨船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爲害今若依編敕於行不惟綱梢自須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商賈坌集於京師回路貨物無由復

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本州公使額錢每年五千貫文除正賜六百貫諸雜收簇一千九百貫外二千五百貫並係賣醋錢檢會當日初定額錢日本州醋務係百姓納淨利課利錢承買其錢並歸轉運司當日以賣醋錢二千五百貫入額錢即亦是撥係省官錢充數後來公使庫方始依新條認納百姓淨利課利等錢承買逐年趂辦上項額錢

二千五百貫檢准編敕諸州公使庫許以本庫酒糟造醋沽賣卽係官監醋務本庫願認納元額諸般課淨錢承買者聽其所收醋息錢並聽額外收使令契勘醋庫每年酤賣到錢外除糟米本錢并認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外實得息錢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貫至二千貫以來常不及元立額錢二千五百貫之數更豈有額外收使之理如此卽顯是敕條雖許公使庫買撲醋務而揚州獨無額外得錢之實竊以揚於東南實爲都會八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雜遝餽送相望三年之間八易守

臣將迎之費相繼不絕方之他州天下所無每年公使額錢只與眞酒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貫況今現行例冊元修定日造酒糯米每㪷不過五十文足自元祐四年後來每㪷不下八九十文足本州之費一切用酒准折又難爲將例冊隨米價高下逐年增減兼復累年按送知州實爲頻數用度不貲是致積年諸般逋欠約計七八千貫若不申明歲月愈深積數逾多隱而不言則州郡負違法之責創有陳乞則朝廷有生例之難雖天下諸郡比之揚州實難攀援今來亦不敢輒乞增

添額錢及蠲放欠負只乞檢會見行條貫并當
元定額錢因係既是於係省官醋務錢內撥二千
五百貫元額錢即乞逐年更不送納買撲淨利課
利錢及更不用錢收買官糟庶得賣醋錢相添支
用如此即積年欠負漸可還償會藩事體不致大
段衰削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勘會本州與杭州事體一般本州當八路
口使客數倍於杭州杭州公使錢七千貫而本
州止有五千貫顯是支使不足

又貼黄准條雖許公使庫收遺利緣本州委無

遺利可收須至奏乞

乞罷宿州修城狀

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近自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還所部宿州體訪得本州見將零壁鎮改作零壁縣及本州見准朝旨展築外城兩事各有利害既係臣前任部內公事而改鎮作縣又係兵部所管事以須至奏陳謹具條件如後

一零壁鎮人戶靳琮等先經本路及朝省陳狀乞以零壁鎮為縣都漕轉運使趙偁狀[illegible]

詳得元只是本鎮宮觀存在人戶意欲置縣增添諸般營運妄有陳狀尋准敕依奏仍舊爲鎮後來有轉運使張修等及知州周秩別行奏請却欲置縣仍取得本鎮人戶狀稱所有置縣費用情願自備錢物致朝廷信憑許令置縣臣今體訪得零壁人戶出辦上件錢物深爲不易元料置縣用錢四千五十餘貫至今年八月終已納二千八百五十餘貫其餘未納錢數認是催納不行縱使盡行催納亦恐使用不足看詳始議置縣只爲本鎮居

民會被驚劫及人戶輸納詞訟去縣稍遠然
未置縣時本鎮已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及京
朝官一員專領本鎮烟火盜賊別有監務官
一員又已移虹縣尉一員弓手六十人在本
鎮足以彈壓盜賊而本鎮去虹縣六十里至
符離縣一百二十里至蘄縣一百里即非地
遠又至符離縣各係水路本不須添置一縣
委只是本鎮豪民靳琮等私自爲計却使近
下人戶一時出錢深爲不便

一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

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爲病兼
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
甚衆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
爲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
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一里有餘役兵
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餘工每夫用七十省
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餘貫
約五年畢工已蒙朝廷支賜抵當息錢一萬
貫欲取來年春興工臣體訪得元只是宿州
豪民多有園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

與奏請況宿州上脉疎惡若不用磚砌甃隨
即頹毀若待五年畢工則東城未了西城已
壞或更用磚其費不貲又七十省錢亦恐召
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擾不細其間
一事深害仁政緣今來踏逐外城基址合起
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
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
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費耗擘畫改塟若家貧
無力便致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歿已上並
有公案可以覆驗

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鎮作縣事係已行之命兼構築廨宇畧已見功恐難中輟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無小利兼未曾下手猶可止罷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却於已支賜一萬貫錢内量新置縣合用數目特與支撥修葢了當其人戶未納到錢數乞與放免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擢用林豫劄子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才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除害常有臨

事之人之歎古人有言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監東排岸司林豫自為在不已有奇節及其從事所至有聲其在漣水屏除羣盜尤著方畧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取進止

乞賻贈劉季孫狀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

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歿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貽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狼狽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爲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甔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旅櫬無

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録豈朝廷之意哉今執政侍從多知季孫者如加訪問必得其實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饑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歷歲月朝廷猶賜存恤於奬勸之道不爲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璨見在京師乞早賜指揮謹録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黄季孫身亡合得送還人爲般挈女婿兩房

並已死盡其喪柩見在晉州無由般歸京師欲
乞指揮晉州候本家欲扶護歸塟日即與差得
力廂軍三十人節級一人般至京師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効乞別與推恩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先知潁州日爲有劇
賊尹遇陳興鄭饒李松等皆宿姦大惡爲一方之
患而汝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
餘只有直方一子相須爲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
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

遣弓手前後捕獲功効顯著直方先公後私致所差人先獲陳興等三人而直方躬親後獲尹遇一名賞格小有不應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比附第三等循資酬獎後來朝旨只與直方免試籍緣選人免試恩例至輕其間以毫髮微勞得者甚多恐非所以激勸捐軀除患之士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奏别與推恩仍乞許臣更不磨勘轉朝散郎一官所貴餘人難爲援例取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

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親見累歲水災中
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
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
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
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
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災陛
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
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
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其實如此
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

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
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
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
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
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
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
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為通疏而隔一路一州之
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日弊法
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謹具逐條如後

天聖附令

諸商販斛㪷及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
力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麵之物及木鐵為農具
者並免收稅其買諸色布帛不及疋而將
出城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並准此
元豐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
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穀麵及木鐵為農具者
並免稅[illegible]不[illegible]并捕魚非貿易者

准此

元祐勅

諸興販斛㪷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㪷并麪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易者准此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

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元祐七年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

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
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
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
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
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
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
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
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
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
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

合于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再薦宗室令畤劄子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前任潁州日曾論薦本州僉判承議郎趙令畤儒學吏術皆有過人恭儉篤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畤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與外任差遣臣切惜之欲乞檢會前奏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都
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
使要買國子監文書請詳批印造供赴當所交割
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
尚書省令來未敢支賣蒙都省送禮部看詳臣尋
指揮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策府
元龜歷代史太學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
朝廷詳酌指揮尋准都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
人使到闕已曾許買策府元龜并北史今來都監

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人使乞買書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人吏上簿者
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並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陳也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擾行市修飾亭館民力暗有陪填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引

施兵而貸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
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
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
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
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
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矣今契丹恭
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
知朝廷何以荅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
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饋送書中不稟朝廷正
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

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畫一處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勑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内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言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徙

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多一作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署行取間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禀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違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

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不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家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契丹之心腹者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冊府元龜與御覽何異臣雖知前次會許

買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
以為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
旨異同深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
未為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
可書雖上簿籍責至為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
臣非為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必曲從官吏
苟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為罪稍有裁節之意
便行黠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
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具今來合處置
事件知後

一臣任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舶往高麗蒙已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却搭附閩商徐積舶船入貢及行根究即稱是條前發舶臣竊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據陳軒所奏詳錄即是高麗知此條）而徐積猶執前條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貫與無同欲乞特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緣海州縣與限半年內令繳納條前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敢有執用並許人告捕依法施行

一今來高麗人使所欲買歷代史策府元龜及

敕式乞並不許收買
貼黃准都省批狀指揮人使所買書籍內有敕式若令外夷收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本爲策府元龜及北史前次已有體例故以禮部並不檢會爲罪未委敕式有何體例一槩令買
一近日館伴所申乞爲高麗使買金薄一百貫欲於杭州粧佛臣未敢許已申稟都省切慮都省復以爲罪切緣金薄本是禁物人使欲以粧佛爲名久住杭州搔擾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阿里骨乞買金薄朝廷重難其事節次

量與應副令來高麗使朝辭日數已迫乞指
揮館伴令以打造不出爲詞更不令收買
一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曲譜臣謂
鄭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朝廷特
旨爲抄寫亦爲不便其狀臣已收住不行
貼黃臣前任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密
奏聞元只作臣私意拒絕兼自來館伴虜使若
有所求請不可應副即須一面說諭不行或其
事體大即候拒訖密奏今陳軒等事事曲從使
爲中請若不施行即顯是朝廷不許使虜使悅

已而怨朝廷甚非館伴之體

右所申都省狀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詳酌指揮施行並出臣意不干僚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爲有罪則臣乞獨當責罰所有吏人乞不上簿取進止

貼黃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公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爲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

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譜其褻慢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爲請惟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節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荅云風訊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遵禀而軒乃歸

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
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又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
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薄等事准尚書省劄子
二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
經收買者許依例收買金薄特許收買餘依奏吏
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為高麗契丹
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為吏人上簿也今來

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爲穩便乎昔齊景公

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韙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也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使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一項指揮所買策府元龜敕式並不曾賣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又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准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賜高麗九經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曆日聖惠方陰陽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貢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編敕再具論奏並不蒙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

賜予便許收買竊縁臣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為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況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閲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為當檢行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嶮要邊防利害為患至大雖曾賜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蕩然無禁也又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此之類皆不蒙朝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遂

成定例所以須至再三論奏兼今來高麗人已發

無可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來朝旨止爲高麗已曾賜予此書復許

接續收買見管編敕禁以熟鐵與人使交易豈是

外國都未有熟鐵耶謂其已有反不復禁此大

不可也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 連元祐七年十一月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聞應

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去歲扈從南郊

親見百姓父老瞻望聖顏歡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復見仁宗皇帝臣尋與范祖禹具奏其狀矣竊揆聖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祖禹所編仁宗故事尋以上進訖臣愚竊謂陛下既欲祖述仁廟即須行其實事乃可動民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望陛下主張決行尋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謹昧萬死再錄前來劄子繳連進呈伏願聖慈特賜

詳覽若謂所捐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
政慰荅民心即乞只作聖意批出施行若謂不然
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煩勘當取進止
貼黄臣所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萬一上合聖
意有可施行欲乞内出指揮大意若曰祖宗舊
法本不收五穀力勝稅錢近乃著令許依例收
稅是致商賈無利有無不通豐年則穀賤傷農
凶年則遂成饑饉宜令今後不問有無舊例並
不得收五穀力勝稅錢仍於課内除豁此一項
臣昧死以聞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

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别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

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
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此之豐年秋
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
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
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
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
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
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
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

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

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

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葢有事
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
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惲等皆以曾
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
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
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
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
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葢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
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
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

十二月[illegible]皆天子親[illegible]而[illegible]山川
祈穀[illegible]及群小祀之類[illegible]亦此周禮也太
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illegible]郊先饗宗廟
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
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
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
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
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
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
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

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幾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享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

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

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

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

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與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

二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遣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决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巳

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害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illegible]

不可復知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社稷[illegible]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記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歳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敉寧上下神祇

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書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請詰難圜丘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圜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爲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爲是故發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覆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也今奉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爲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

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卽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謂於法應贖者）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

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

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爲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直使民以色廢

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日自其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日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為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　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奏議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准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啟贄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即無吏令官吏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緣

本監起請遂立上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遺者皆屏出學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士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略有疎略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員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學

監勘當雀回申巳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蠲放
巳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
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內舍生其
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

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

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
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
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
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
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
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
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
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
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
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

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

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出此今者又聞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説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眞死罪及強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姦言意已[illegible]灼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大奸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

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
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
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
蔽落然臣子之意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
故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
惠卿之奸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
由亦以罪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不
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
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
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

山之賊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鯀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爲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更不敢開口動筆矣孔

子作孝經曰如履深淵如履薄氷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葫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

一慶基所言臣行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四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黨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所謂侵漁怨讟者意亦指言師閔

而已何名爲謗訕指斥乎慶基以他人之詞
移爲臣罪其欺罔類皆如此
一慶基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見蒙尚書
省勘會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賞令人告捕
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
所少貧下行人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
一慶基所言臣強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
八年州縣方與斷還此事元係臣任團練副
使日罪廢之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
人一契田地後來姓曹人却來臣處昏賴爭

奪臣卽時牒本路轉運司令依公盡理根勘仍便具狀申尚書省後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昬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合是臣爲主牒臣照會臣愍見小民無知意在得財臣旣備位侍從不欲與之計較曲直故於招服斷遣之後却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仍亦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縣斷還本人顯是誣罔今來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

一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入尹眞死罪此事已

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蔣之翰妄

有按舉公案具在刑部可以覆驗

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臣既不能盡知

又今來朝廷已知其姦妄而罷黜其人臣不當一

一辯論但人臣之義以名節爲重須至上煩天聽

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

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

近來衆人正相捃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
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肢體感恩之涕不覺自
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
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
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
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
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
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
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辯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
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

失墜便須刻骨豈肯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元祐貢舉敕諸詩賦論題於子史書出（唯不得於老莊子出）如於經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者亦聽（如謂引試治詩書舉人即聽於易春秋經傳出詩賦論題引試治易春秋舉人即聽於周禮禮記出詩賦論題之類）臣竊謂自來詩賦論題雜出於九經孝經論語注中文字浩博有可選擇久而不窮今詳

上條止得於子史書出所取者狹雖聽於經書出又須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如是在京試院分經引試可以就別經出題至如外州軍只作一場引試卽須回避只如子史中出恐非經久之法臣今相度欲乞詩賦論題許於九經孝經論語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人所治之經但須於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一更無可避兼足以稱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爲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所不知以爲進退於忠

厚之風不為無補取進止

申省讀漢唐正史狀

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顧臨趙彥若狀奏昨准內降宰臣呂大防劄子奏臣每旬獲侍經筵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煩聖覽者欲乞指揮讀講官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敷演庶裨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節繕寫稍成卷秩於將

來開講日進讀即未審與五朝寶訓並進爲復間日一讀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敕旨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

甚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哀世昏主之事只舉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也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爲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

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

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

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棊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未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之詔封丞相

當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慮之君勇於立事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福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

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輙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輙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度牒定州禁軍營房狀

元祐八年　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備小弛事不可悉數請舉一二如甲仗庫子軍人張全一年之閒持仗入庫前後盜銅鑼十二面監官明知並不申舉又有帳設什物庫子軍人田平等二年之閒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餘兩恣意典賣軍城寨人戶採斫禁山開種爲田公然起税住坐者七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牓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民不安居臣到任以來備見其事然不欲

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其上件張全田平等皆以付獄按治侵斫禁山人逐次舉覺依法勘斷張德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成永業者別作擘劃處置申樞密院次第牓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陳首改業其餘並走出州界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賊盜亦稀臣近令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遂官回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非惟久不修葺蓋是元初創造材植怯弱人工因循多是兩椽小屋偸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灶之

轉動不得之儀等又點檢得諸營軍號例皆貧
散妻子凍餒十有五六臣尋體問得蓋是將校不
法乞取歛掠坐放債負身既不正難以戢下是致
諸軍公然飲博踰濫三事不禁雖上禁軍無不貧
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若不按發其太甚者無以
警衆革弊已體量得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箇
月前後歛掠一十一度計入已贓九十八貫八百
文已送司理院枷根項勘去訖臣既目覩𡚱弊理
合葺治犯法之人絲毫無貸即須恤其有無同其
苦樂豈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偷地破

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修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司準備勾當供奉官石昇躬親再行覆檢到除與逐將所檢合修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又據本官檢料到更合修葢營房一千六間謹具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修葢營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

價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七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貫二百八十一文省
一檢計到不隸將下所管定州營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合行修蓋營房一百一十八間并合添井眼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准備勾當伊奉官石昇檢料更合修蓋

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
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
百一十二文省

右謹件如前臣竊謂上件合用錢數雖當破係省
錢又緣河北轉運司近年財賦窘迫必難支破伏
望聖慈深念河朔為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強虜
又為河北屏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其上件
官房不可不於今年秋冬便行修蓋欲乞特出聖
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
賣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磚瓦和雇人匠[illegible]

不住修蓋施行所有逐將及本司準備勾當官看

昇檢計到諸軍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

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勘會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係將前項檢計

到的確物料錢數契勘合用道數外計剩錢五

十二貫二百五十八文欲乞就整支降每道錢二百貫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切見北

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

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歛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正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

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晁錯與漢文

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

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
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
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
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體問
得元豐二年北界羣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兩界
首不住打刼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
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
賊鬬敵趕趂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
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
亦斫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

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

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户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户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户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沁日覇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刼

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驕禁軍弓
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
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
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
輒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
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
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州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
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
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
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

常加拊循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
來即擒獲不至忕怵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
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
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
見可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
須至少有增損今來詳到下項弓箭社人戶
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
拘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每戶選擇强壯一
丁充弓箭手

貼黃所謂軍政不修皆有實狀不敢一一奏聞

又貼黃所有麗籍奏得聖旨已具錄繳連在前

又貼黃前項所奏元豐二年冉萬等提殺北賊係熙寧六年朝旨廢罷後兼冉萬等不係兩地供輸是合行廢罷地分人戶

又貼黃高強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戶添差人數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雖上戶亦止一丁所以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社長社副錄錄事各一名為頭

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
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
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毎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
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
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
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
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
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里稍遠不聞鼓聲

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勾喚若強盜入村聲鼓勾喚不到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

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
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桿棒一條內一件不
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
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屬
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覰仍
文系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
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甘當
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
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

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所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
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鬬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
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
官錢充
一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
一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
私別作支用
一社內遇豐熟年只得冬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

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搔擾

已上並是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衷私施行今參詳增損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爲與強虜爲鄰各自守獲骨肉墳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人爲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卽須勾上一月教閱共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致化外賊盜旣知逐社人勾上村堡空虛卽皆生心

竊伺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爲患苦臣竊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爲恐其因循武藝生疎緩急難用今來弓箭社人戶旣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鬬爲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箭人戶今後更不克保甲仍免冬教顯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克本社守闕頭目

一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之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勾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

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麗籍奏請並是因舊

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示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生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克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貼黄保甲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克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克保甲而不克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克

保甲只是滅罷重疊虛名即非幸免
又點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
係兩地供輸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
虛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
戶抱腳供賦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
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今來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
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
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
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爲

驅使今來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既免冬教即保甲司却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

警急尚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閒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見

諸社缺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買貴用錢數并免冬數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所乞免折科却行和買剩貴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乞以回易庫錢帖支候甲按賞錢爲五千貫令安撫司支用計費錢三千四百一十七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未足以起士氣但臣不敢多乞耳

若朝廷深念北邊事大此三萬餘人久遠必大段得力更賜擘畫錢物應副成就或於近裏州軍蠲那寬剩免役六色錢與本路被邊州軍添雇諸色役人其弓箭社人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然歸戴願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朝廷詳酌

又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軍官吏相度利害等皆供到有利無害經久可行保明文狀在本司訖

又

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illegible]定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乞修[illegible]
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
遞去訖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
人訪問事宜雖虛實難明然前後參驗亦可見其
略大抵北虜近歲多爲小國達靼朮保之類所敗
破軍殺將非一近據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爲
差發兵馬及人戶家丁往招州以來收殺朮保等
國及爲近年不熟是致朔易武州皆有強賊兼燕
京東北自浮圖淀東惡山內有強賊一火約百五
十人不住打刼及又據北平軍中據勾當事人李

臤等體探得北界雖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幷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餘人馬二十匹見在猴山西頭君市等村乞食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覇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詳及眞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衆打劫近又訪聞代州胡谷寨莎泉堡有北賊六七十人劫掠本堡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及婦女七八人及捕盜官會合北賊巳去臨去說與鋪兵我只在你地分裏待更來打赤岸村以此數事參驗顯見北虜見今兵馬

於小國調發頻併民不堪命聚為盜賊雖鄰境多
故實中國之利必無渝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自
不能制其餘波未流必延及吾境若邊臣坐觀不
先事設備則邊民無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
若督迫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巡邏則賊
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又或緣此引惹生事臣
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
可用若早獲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厲其
人決可使北賊望風知畏不敢於地分內作過伏
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降指揮謹錄奏聞

伏候敕旨

貼黄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見任胡谷寨主家書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紹聖元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勘會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災傷內定州一路雖只是雨水為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不與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放二分自臣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簡閲又緣已過條限致難施行今體

問得春夏之交人戸委是闕食既非河水災傷飢
歉事只依編敕指揮欲坐觀不救恐非朝廷仁聖
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㪷借貸雖已有成法不煩
奏請又體問得河北沿邊人戸爲見朝廷昔年遣
使賑濟不問人戸高下願與不願借請一例散貸
後來節次倚閣放免以此愚民生心僥倖爭有借
貸例不肯及時送納多是拖欠指望倚閣放免既
煩鞭撻追呼使吏卒因緣爲姦畢竟不免失陷官
物兼約度得本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戸貸兩石官
破十萬石不過濟得五萬戸人戸請納耗費房店

宿食不過得一石五斗入口未必能濟活一家而
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惠鞭撻驅催若得健吏
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陷三萬石可必也又欲抄
劄饑貧奏乞法外賑濟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
而此聲一布饑貧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又況
准條邊郡不得聚集饑民以上二事既皆不便只
有依條將常平斛㪷依價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
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㪷在市自然
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
此但以本州見管常平米二十七萬餘石每㪷奏

糴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市實直尚多二十三文
以此無人收糴若不別作奏請專守本條不與減
價出糴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
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本州將十萬石常平米
依條借貸必須陷失三萬餘石非惟所給不廣而
給納驅催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軍見管常
平米契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價高出糴不行即許
每斗於元糴價錢上減錢出糴不得減過十分之
二仍給與貧民曆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人
戶頗買興販仍限不得糴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

日三分之一約度定州合糴得九萬石若每斗各減錢十分之二即本州紐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比之借貸失陷猶爲省費而本州裏外出九萬石米在市則一境生靈皆荷聖恩全活又却得錢準備將來豐熟物賤却行收糴兼利農末爲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詳酌早賜施行如以爲便即乞行下本司約束覺察轄下官吏所貴人沾實惠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契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二月間合行

貼黃伏乞速賜指揮入急遞行下

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

紹聖元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闕食人戶雖已奏准朝旨於法外減價出糶常平白米賑濟訪聞民間闕乏少得見錢糴買尚有饑困之人今縣檢得定州省倉有專副吳榮趙昇界熙寧八年糴到軍糧白米及專副梁儉劉受界元豐三年米皆爲年深夾雜損弱不堪就整充廂軍人糧支遣每月只克廂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

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管下村坊客戶見今窘
闕飯糧其上等人戶雖各有田業緣值災傷亦甚
闕食難以賑濟况客戶乃主戶之本若客戶闕食
流散主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度欲望朝廷詳
酌特降指揮下定州將兩界見在陳損白米二萬
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樊用
令上件兩等人戶據客戶人數不限石斗依此保
借候向去豐熟日依元糶例並令送納十分好白
米入官不惟乘此饑年人戶闕食優加賑濟又使
倉中却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

損壞盡爲土壤如以爲便即乞速賜指揮行下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今來已是春深正當春夏青黃不交之際
可以發脫上件陳米斛㪷公私俱便若失此時
則人戸必不願請不免守支積年化爲糞壤乞
斷自朝廷早賜指揮入急遞行下更不下有司
往復勘會今來所乞借貸皆是臣與官吏體問
上戸願得此米以濟佃戸將來必無失陷與尋
常賑貸一例支與貧下戸人催納費力事體不
同乞早賜行下